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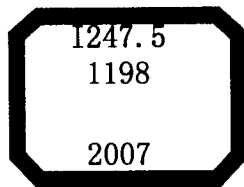
沉重的房子

高鸿 著／插图

高建群题



 文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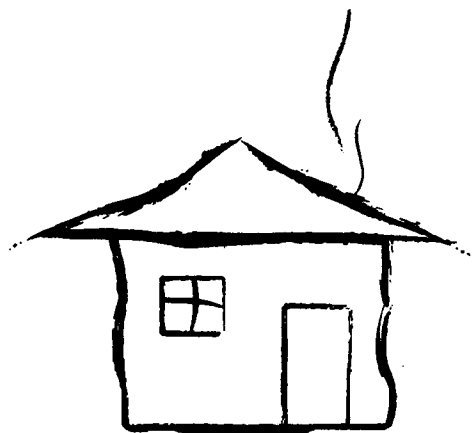


沉重的房子

高建群題



高鴻 著／插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沉重的房子/高鸿著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7.2

ISBN 978-7-80741-141-3

I. 沉... II. 高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013766号

沉重的房子

作 者 / 高 鸿

责任编辑 / 张 衍

装帧设计 / 灵动视线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7年2月第1版

印 次 /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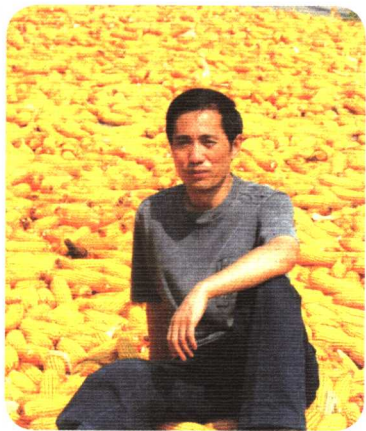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字 数 / 570千

印 张 / 28

书 号 / ISBN 978-7-80741-141-3

定 价 / 38.00元



作者简介：

高鸿，男，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；陕西作家协会会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在《延安文学》、《延河》、《黄河文学》、《鹿鸣》、《散文选刊》等期刊上发表作品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一路呻吟》，中篇小说《女人》、《二姐》、《外婆的爱情》、《那人、那事》等，短篇小说集《雪地上的灵魂》，散文集《我的小屋》等。

内容简介：

这是一部描写两代人奋力挣脱命运羁绊，
顽强追求美好生活的故事。小说以房子为主
线，通过两代人升降沉浮的生活变化，把中国
农民在时代潮汐牵动下求生存、求温饱、求发
展的坚韧意志和奋斗精神及带着泥土气息的爱
恨情仇刻画得淋漓尽致。在天涯网站连载后引
起强烈反响，先后被新浪、搜狐等著名网站在
首页推出，点击率累计超过两千万次。

责任编辑：张 衍

装帧设计：Meliv 灵动视线

TEL: 010-85983452

支持网站： <http://www.pfylbook.com>

这是一部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小说，生动真实地描写出陕北乡村现在时的生活形态，已引起读者强烈的反响和关注。陕西文学界又跃出一位颇富才情的青年作家了。

陈忠实

本小说为虚构，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请勿对号入座。

作者

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贵宾

高建群序

《沉重的房子》中的社会大背景，那三个地方我都在其中待过。一个是县城，及县城四周的村庄，一个是中等城市，一个是大都市。一般说来，中国的青年农民走向世界，他就是这么个志趣。
(外部)

记得，路遥当年写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动笔之前，曾经约了我，在黄陵合光煤矿参观了一天，然后在县城的宾馆里，关起门来谈了三天。我主要是听众。他路遥要找几个朋友，听他把小说复述一遍，圆满一遍。记得，那时他把这部曲，分别叫作《黄土》，《黑金》，《大在界》，别把书名，叫作《走向大黑在界》。他后来在出版时，是怎么把小说改作《平凡的世界》这样一个更有内涵又土气的名字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

我所以在这里想起这事，是因为《沉重的房子》中主人公的行走路线，先是乡村，中等城市，大都市这样行走的。

《沉重的房子》中那个县城环境，我在黄陵待过近十年。中间是县城，王队住了四县城一圈。我第一次看如何修人打人，就是在王队的会议室里。(注)

中间那一章里里外外起事，然后，人们用事先准备好的铁棍子(这棍子先前是犁地时拽杆上的棍子)，将棍子等绑了，中间部分往这人的肩膀上一搭，然后两人用肩着两个肩膀向前压。下着，

将两个手反剪着,拴在身后。这叫小绑。(还有一种绑叫五花大绑。)绑完以后,将馒头儿向房梁上扔去。馒头从梁一边边落下来了,这时两个小伙子,拽住馒头,发一声吼,一使劲,只听哗啦一声,这被绑的斗者就被吊到房梁上去了。

这大约是旧清,或社教,或文革初见到的事情。那个时候乙上小学。人性之恶叫我震惊,人类社会每层存在一那中最大之破坏力,叫我震惊。这些人平日都是见过他们一呀!他们慈眉善眼,又是这样子的呀! 可怜兮兮的

本书作者高鸿,就是从这样一个背景下走出的。是张里的一个亲近亲戚,一个文化人,整天在墙上写诸如“右派学大寨”之类的标语。待到后来在西安,认识高鸿后,我向他那人思议,记号好像家也姓“高”。高鸿说,那是他知道的哥。

中等城市之背景,大都市之背景,便像我在西安就不多说了。所有的中国境内的这些城市之环境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包括那座皇城,经历过一人都知道,那是一个时代。

《你见谁一房子》出版了。让张南戈上我祝贺。这部小说,先是在网上以连载之形式发表,引起轰动,有着很高的点击率。这次,又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出版,相信会被社会和读者广泛接受。

我看了书(我眼睛瞎有些花,所以只能靠读),也看了网页一部分的译说。我向这些网民致意。在果敢然浮

躁,虽然多了假声假唱,但也还留着一些清醒的痛楚
心,还有一部分真诚的仁人们。这部用血和泪写出来的东
西感动了他们。我曾信说过:我在无数人心中摸索,
摸索到是一颗颗冰冷的心。现在看到这些网民议论,
我很感动。这世界上还有良知存在,还有对善良
人类感情存在的。

中国小说艺术正在低谷,这责任不在读
者,而在写作者自身。五四时期“为人生”的文
学主张,在五四时期(文学)开始时,曾经得到
过延续,后来这声音就越来越弱了。

最后,让我向《沉重房子》的出版表示祝
贺。我欣喜地看到文学军中又有一个生面了。我
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,这场文学接力棒下一
批年轻食者。

2006.12.8 周晨

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

高建群/序

《沉重的房子》中的社会大背景，那三个地方我都在其中待过。一个是县城及县城四周的村庄，一个是中等城市，一个是大都市。一般说来，中国的青年农民走向外部世界，他就是这么个走法。

记得，路遥当年写《平凡的世界》时，动笔之前，曾经约了我，在黄陵店头煤矿参观了一天，然后又在县城的宾馆，关起门来谈了三天。我主要是听众，路遥要找个朋友，听他把小说复述一遍，圆润一遍。记得，那时他把这三部曲，分别叫成《黄土》、《黑金》、《大世界》，则把总的书名，叫成《走向大世界》。他后来在出版时，是怎么把小说改成《平凡的世界》这样一个又有内涵又大气的名字的，我就知道了。

我所以在这里想起这事，是因为《沉重的房子》中主人公的行动轨迹，亦是乡村、中等城市、大城市这样行走的。

《沉重的房子》中那个县城环境，我在其间待过近十年。中间是县城，生产队绕了县城一圈。我第一次看如何绑人和打人，就是在生产队的会议室见的。

先喊一声某某某站起来，然后，人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大绳子（这绳子先前是犁地时拽牛的曳绳），将绳子等停了，中间部分往这人的肩膀上一搭，然后两边顺着两个胳膊拧几道。下来，将两只手反剪着，拴在身后。这叫小绑。（还有一种绑叫五花大绑。）绑完以后，将绳头儿向房梁上扔去。绳头从梁的那边垂下来了，这时两个小伙子，拽住绳头发一声喊，一使力，只听哧溜一声，这被批斗者就被吊到房梁上去了。

这大约是四清，或社教，或文革初期的事情。我那时候正上小学。人性之恶叫我惊骇，人类社会底层存在的那种庞大的破坏力亦叫我惊骇。这些人平日我都是见过的呀！他们慈眉善目，不是这样子的呀！

本书作者高鸿，就是从这样的背景下走出的。县城里有个戴近视眼镜的文化人，可怜兮兮的，整天在墙上写诸如“农业学大寨”之类的标语。待到后来在西安，认识高鸿后，我问他那人是谁，记得好像也姓“高”。高鸿说，那是他叔伯哥。

中等城市的背景，大都市的背景，原谅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。所有的中国境内的这些城池的环境几乎都是一样的。包括那座县城，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那是

一个时代。

《沉重的房子》出版了。让我献上我的祝贺。

这部小说,先是在网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,引起轰动,有着很高的点击率。这次,又以纸质出版物的形式出版,相信会被社会和读者广泛接受的。

我看了书(我眼睛有些花,所以只能算浏览),也看了网民的一部分评论。我向这些网民致敬。世界虽然浮躁,虽然充满了假声假唱,但是还留着一些清醒的角落的,还有一大部分真诚的人们的。这部用血和泪写出的东西感动了他们。我曾经说过:我在无数人的心中摸索,摸索到的是一颗颗冰冷的心。现在看到这些网民的评论,我很感动。这世界上还有真诚存在,还有朴素的人类感情存在的。

中国的小说艺术正处在低谷,这责任不在读者大众,而在写作者自身。五四时期“为人生”的文学主张,在新时期文学刚开始时,曾经得到过延续,后来这声音就越来越弱了。

最后,让我再向《沉重的房子》的出版表示祝贺。我欣赏地看到文学军中又有了个生面孔。我寄希望于后之来者。我们这一代人行将老去,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餮者。

2006年12月18日 西安

上 卷



那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更早些。

还没到清明，漫山遍野的杜梨花就开了，白皑皑的像雪。空气中鼓动着一丝粘湿的味道，花猫的叫声凄厉哀婉，响彻夜空。

茂生的父亲崇德躺在炕上辗转反侧，浑身燥热，怎么也睡不着。

月光透过小窗洒了进来，溶溶泄泄地装了一屋。一条大席上躺着八个人——两个大人和六个孩子，整整齐齐排了一炕。

窑里静极了，只有女人和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。他抬手点亮灯，起身方便了，然后喊孩子们起夜。疯耍了一天，你不喊他们就会尿床。

孩子们睡眼惺忪地起来后，很快就又进入了梦乡，轻轻的鼾声再次响起。他知道，天亮之前，他们是不会再醒来了。崇德于是悄悄地钻进了妻子的被窝，女人迷迷糊糊地推了他一把，浑身没一点力气。崇德轻轻地笑了。暗夜里，笑声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。

月光下，只听见两个人压抑而短促的呼吸声……

太阳开始钻出山坳的时候，茂生醒来了。朦朦胧胧地感觉有一只手在额头上抚摸。

“不烧了。”母亲自言自语了一声，那只手又轻轻地在他的脊背上摸着，然后替他掖了掖被子，离开了。

母亲的手很粗糙，但是很温暖，痒酥酥的。茂生闭上了眼，真希望她能多抚摸自己一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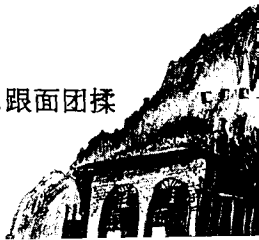
记得小时候每次起床，母亲都会在他的屁股上拍几下，然后在背上替他挠痒。现在长大了，都上五年级了，母亲就只在他的额头上摸一下，然后喊他起来。有时喊了几次，便会生气地一把扯了被子，他便在一瞬间赤裸裸地晾在那里。茂生慌忙用手捂了羞处，看时，炕上除了自己，早就不见人了。

母亲说，醒了就起来吧，别在那里装睡了。茂生在被窝里伸了个懒腰，坐起时，觉得头还有些胀。

“怎么搞的？成十岁的人了还不知道经管自己，夜黑里烧成那样，尽说胡话，把你姐都吓哭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糟了，今天要迟到了，老师会罚站的。”茂生说。

“我已经给你请过假了。”母亲在锅灶上忙活着，把苦菜过了开水，跟面团揉





在一起，蒸进锅里，锅盖上顿时冒出腾腾的热气，轻轻地在土窑里盘旋，散发出一股诱人的味道。茂生听了后复又躺下了，席篾子在他的身上烙下许多花纹，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像烙上的纹身。茂生家没褥子，精屁股溜光席，多年来一直这样，都习惯了。席子的一些地方被热炕烤得焦黑，席面被肌肉磨得锃亮，光可鉴人。有时席扞会扎进他的屁股，母亲便拿了针，仔细地把它挑出来，然后用手按一会，拍拍说没事了。母亲说你赶快起，到凤娥家借把锄，你哥晌午要用哩。茂生出了门，发现太阳已经一竿子高了，把半个天空映得透亮。

凤娥跟茂生是一个班的，平日里两家也多有来往。凤娥的母亲白豆花生了十二个丫头，分别是秋娥、麦娥、春娥、喜娥、秀娥、凤娥、娇娥、锦娥、雪娥、燕娥、彩娥和芳娥，号称金陵十二钗，就是没有男丁，气得凤娥父亲关福来经常跟她在老槐树下打架。

关福来结婚十八年了，眼看着老婆的肚子一次次地鼓起，又一次次瘪了下去，就是捣鼓不出个男丁！白豆花喜欢跑到大槐树下，喜欢在人多的地方挺着个大肚子“哇哇”干呕，脸憋得通红，眼泪都出来了，看着人嗤嗤地笑。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长问短，后来大家都习惯了，就没人理会了。豆花心里空泛泛的没个着落，见三女儿过来就问：“春娥，你说妈这次能不能给你生个弟弟？”春娥想拉母亲回去，豆花瞪了她一眼：“咋啦？又不是怀的野种！”春娥红了脸，嘟囔着：“也不怕人笑话！”就走了。

福来是个好强的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输人，就是这事，让他在人前说不起嘴。豆花说了，他们家掌柜的是发过誓的，不生个带把的小子誓不罢休！多年来，他们一直为之奋斗，辛勤耕耘，一口气生了十四个丫头，活下十二个。福来是不相信命里没儿的预言的——熊！狗日的还是没到时候。

为此，他不耻下问。

关宝栓养了五个儿，红旗、红星、红兵、红卫、红军，没一个丫头片子。豆花曾商量用凤娥换他家红卫，宝栓不同意。福来说兄弟呀，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羞丑了，你说这狗日的，我咋就会生丫头片子呢？

宝栓接过福来递上的纸烟，看福来给他点火的样子毕恭毕敬，就忍住了笑，扬起头慢慢地吐了个烟圈，笑而不语。

福来呀福来，想当初你把豆花娶回来，是何等威风！村里这一茬，就你能哩！你的光景是咋弄起来的？还不是凭老婆偷？整天耀武扬威的不知深浅，老婆生了十二个丫头，你活该！再生下去还是丫头，不信就走着瞧！

福来见宝栓不说话，只是瞅着他眯眯地笑，说狗日的你倒是说话呀！宝栓说让我给你去亲自操练？福来说狗日的我说正经事哩！你说这事难道还真有套路？宝栓狠狠地吸了一口烟，在云雾里看着福来暧昧地笑，笑得福来心里发毛。

福来火了，说狗日的你啥意思？看我的洋相是不？！宝栓说这事光凭下苦是不行的，得讲究火候，火候把握好了自然就是儿子。说完又眯眯地笑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让福来琢磨不透。回家后福来跟老婆反复研究，还是不得要领，只好又去讨教。

宝栓问了详细，笑得前仰后合，说你又不是给狗游儿子！然后面授机宜，要他按自己说的去做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豆花来了。豆花说宝栓你个绝死鬼出的什么破招！我家福来的腰扭了，躺在炕上不能动弹。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没完。宝栓听后笑得气都喘不上来了：“福来呀福来，想你如此聪明之人，咋就这么蠢呢？——生儿育女的事情哪有什么谱？灯一黑什么都顾不上了，就想着解决问题——狗日的我逗你玩，你咋就当真了？”白豆花不听则已，听了气得就跳了起来：“好你个关宝栓！福来把你当兄弟信任哩，你却这样日弄他！害得我两口子躲在地窖里一晚上没睡觉，直折腾到天亮，福来把腰都扭了！你绝死鬼安的什么心！？”说着便拉了宝栓直奔老槐树下，让村人评理。人们笑得前仰后合，气都接不上了。放学的孩子也围了上来，想看个究竟，被大人踢了一脚，悻悻地离开了。

豆花一开始只是气，想起自己这么多年受的委屈，遭人耻笑，被人骂作老猪婆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嚎起来。直哭到人都走光了，才在秋娥、春娥的搀扶下回去了。

白豆花做女子时人长得漂亮，十里八村都知道。那一年黄泥村扭秧歌，她就看上了打飞锣的福来。福来白白净净，还有一副好嗓子。福来早听说过她的厉害，敢跟男人打架，把嫂嫂都逼得跳了井，在北塬上是出了名的，没想过要娶她的。白豆花可不好惹，遇集的时候在大路上堵，上工的时候在地里截，后来在一个下雨的日子硬是把自己献给了福来。

豆花是挺着大肚子结婚的，拜堂的时候都弯不了腰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惹得人哈哈大笑。她身材虽有些变形，却依然好看，显得很富态。白豆花爱说爱笑，口无遮拦，是个性格开朗的人。婚后头几年一鼓作气，连着生了仨丫头。也许自己没有男孩，看见谁家的男孩都喜欢。她很疼茂生，有什么好吃的就给他留着，甚至不给自己的闺女吃。有时去沟渠，看见茂生妈打茂生，她便上去跟他妈吵：“你打我娃咋咧？这么嘹，这么乖的娃你都打，我看你是烧得不行！”茂生妈被弄得哭笑不得，说你咸吃萝卜淡操心！我管我娃，干你屁事？！豆花也不恼，扑上去抱了孩子就走，搁在她家一天不让回去。

由于母亲的偏心，一群女孩有时便会拦在门口，不让茂生进屋。豆花看见了，打大的骂小的，说她们都是一群没用的东西。茂生从小身体就好，长得虎头虎脑，胖乎乎的，福来也喜欢他，茂生去了便给他吃糖果，条件是要让他摸雀雀。

